

书丛学国生学

礼
记

學 生 國 學 叢 書

禮

編輯主幹

王岫廬
朱經農

記

選註者葉紹鈞

商務印書館發行

Student's Chinese Classics Series

LI KI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YEH SHAO-CHUN

Edited by

Y. W. WONG AND KING CHU, M. A.

1st ed., July, 1926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Price:
\$0.70

中華民國

月初版

學生國
學叢書禮

記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選註者 葉紹鈞

本叢書編輯主幹 王岫農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九江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廈門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學生國學叢書編例

一、中學以上國文功課，重在課外閱讀，自力攻求，教師則爲之指導焉耳。惟重篇巨帙，釋解紛繁，得失互見。將使學生披沙而得金，貫散以成統，殊非時力所許。是有需乎經過整理之書篇矣。本館鑒此，遂有學生國學叢書之輯。

一、本叢書所收，均重要著作。略舉大凡：經部如詩、禮、春秋、史部如史、漢、五代、子部如莊、孟、荀、韓，並皆刊入；文辭則上溯漢、魏，下迄近代，詩歌則陶、謝、李、杜，均有單本，詞則多采五代、北宋，曲則擷取元、明大家，傳奇、小說，亦選其英。

一、諸書選輯各篇，以足以表見其書，其作家之思想精神、文學技術者爲準。其無關宏旨者，概從刪削。所選之篇類，不省節，以免割裂之病。

一、諸書均爲分段落，作句讀，以便省覽。

一、諸書均有注釋。古籍異釋紛如，則采其較長者。注釋刊載每頁之末，按檢至便。

一、諸書較爲罕見之字，均注音切，並附注音字母，以便諷誦。

一、諸書卷首，均有新序，述作者生平、本書概要，凡所以示學生研究門徑者，不厭其詳。

一、編者識力有限，固陋在所難免。當世學人寵而教之，無不樂承。

緒言

漢儒對於古書的分類，以詩、書、禮、樂、易、春秋爲「六藝」，也稱「六經」。這裏所謂「禮」，是指現在十七篇的「儀禮」而言。儀禮各篇附着解釋經文的記事主經說，稱爲「禮經」，連着記說，便稱「禮記」。到後來「禮記」這名稱被這一部四十九篇的記奪了去，於是改稱十七篇的「禮經」爲「儀禮」。兩部書又合上周官經（周禮），稱爲「三禮」。這是因爲鄭玄兼注這三部書的緣故。現在這一部四十九篇的禮記，實在只有四十六篇。中間曲禮、檀弓、雜記三篇，因爲簡策繁多，各分爲上下兩篇，故有四十九篇之數。這部書傳自戴聖。考漢初學者說禮的，以高堂生爲最著。他所傳授誦說的是儀禮。其學數傳至后倉。后倉傳弟子戴德、戴聖、慶普。漢立十四博士，禮大小戴。所謂「立博士」，乃是在大

學裏專設一科，以專門的博士擔任教授。所以戴德、戴聖兩人所受於后倉的儀禮，當時是欽定的學科。他倆自己又各傳關於禮的傳記：戴德傳記八十五篇，稱爲「大戴禮記」；戴聖傳記四十九篇，稱爲「小戴禮記」。鄭玄注小戴記，沒有注大戴記。影響所及，大戴記漸至亡佚，到隋書經籍志纂錄的時候，已經佚去四十七篇之多！而小戴記因爲通行的緣故，不再需用「小戴」兩字作形容附加語，逕奪「禮記」這名詞作爲牠專有的名詞。

我們試看儀禮十七篇，講的都是處世接物，慎終追遠的儀文。冠禮是怎麼樣子的，昏禮是怎麼樣子的……差不多一舉一動，一顧一盼，都有規定。這些是古代一切社會習慣風俗所承認的行爲的規矩。碰到儒家的人生哲學是倫理的，其根本觀念只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他們覺得那些儀文可以養成倫理的習慣，習慣既成，各人處各人的地位，盡各人當盡之道，家庭、社會、國家便都太平了。所以儒家非常看重這些禮。從前人說儀禮是周公所作，也有

人說孔子所定，兩說同樣地沒有確據。但孔子曾做過編理古書的工夫，儀禮經過了他的手，然後遺傳下來，當是事實。他所以看重牠，正因為他以為牠是爲人處世很要緊的東西。他說：「立於禮。」又說：「不學禮，無以立。」都可以看出他的意思。

——到孔子的弟子，如子夏、子游、曾子一輩人，以及數傳的門徒，他們根據了孔子重禮的觀念，更益講求得繁細，發揮得廣博。如檀弓裏邊有一則記曾子襲裘而弔，子游楊裘而弔，兩個人爲了一點小節，就爭論起來。可見他們看重儀文，達到極點，雖是極細微的節目，也不肯輕輕放過。又如冠義、昏義等篇，是伸論儀文的意義的，禮器、經解等篇，是討究禮的原理的。本來只有十七篇的作法，他們的伸論同討究，卻綿密到極點，博大到極點，見得雖是一舉一動，一顧一盼之微，無不與復性節情，治國平天下有重要的關係。所有這類的紀事和講義，崇禮的儒者自然口筆相傳，保留下來。這就是戴德、戴聖等結集成書的來源。

至此，可以曉得禮記的許多篇，不是一人的手筆。牠們的著作年代，並不一致，或當戰國，或當西漢。當結集成書的時候，又不曾有什麼歸類分屬的意識支配其間。所以各篇所稱說，往往不相應合，而全書的次第也覺歷亂。如其要就各篇內容分類，很難得正確的標準。現在略舉綱要，姑分爲以下各類：

一 關於儀文的。其中又可分爲兩部：(甲)關於日常生活的儀節的，大部是記的孔門及時人雜事及此類的格言；(乙)關於特殊事件的儀節的解釋。

二 關於器物的制度的。

三 通論禮樂的。

四 政治制度談。

五 哲理談。

關於一二兩類，大多是說什麼儀節是怎樣的，什麼器物是怎樣的；而所以

這樣不成那樣，記者每說明中間的道理。譬如說：

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

爲什麼要這樣呢？記者說明道：

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

又如既記深衣的制度，應乎規矩繩準，記者又說明所以然之故道：

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

大概從一二兩類裏，我們可以窺見不少的古代社會的生活狀況和制度文物。（雖然中間也有並非普遍而是偶然的，甚至還有並非實有而是出於記者想像的。）然而記者的說明，卻不一定就是這些儀節所以形成，這些器物所以創

制的本意。就像上面所舉關於昏禮的話，我們能夠斷言於「敬慎重正昏禮」之外，不另有野蠻風習的遺傳的原因麼？又像深衣的制作，照記者的說明那樣講，就差不多編一個「修身綱要」，誰能相信當初制深衣的那個人曾經轉個這麼彎曲的心思！所以逢到這等地方，應該分別看清，那些是說的原本的意義，那些是記者戴着儒家的眼鏡解釋出來的。這樣，一可以見古代社會生活狀況和制度文物的真相，二可以見儒家對於實際生活和制度文物的理想的真相，自能得不少的益處。

儒家既認定禮的儀文可以養成倫理的習慣，因而推想，天下雖大，人衆雖繁，但個人對於一切人無不有倫理的關係，只要抓住了這個禮，什麼問題都解決了。所以就把禮看成治天下的法寶。坊記裏說：

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

禮運裏說：

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儆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

照這樣說，禮的意義就擴大得非常廣闊了，風俗習慣、制度文物以外，更包含着政治法律教育的性質。於是禮的作用，除了養成倫理習慣，對於人的內部，又能節制那個「情」，使涵養成美善的品性；對於國家社會，又能造成一種道德的空氣，使種種姦邪無從發生。如前邊的分類，第三類的文篇是通論禮樂的，大部分是論到廣義的禮以及禮的各項作用。至於「樂」同「禮」往往並舉，則因為樂也是涵養品性的主要工具，與禮一樣地重要。換個說法，樂就是廣義的禮，也未嘗不可以。

因為禮的廣義含有政治法律的性質，所以禮記裏有第四類的文篇，所謂「政治制度談」。這一類可舉王制一篇作代表。這一篇的來歷，正義引盧植說：「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但經陳壽祺辨正，以為盧說出於

史記封禪書，據封禪書，文帝時所作王制，乃是關於巡守封禪等事情的，現在王制中沒一句及到封禪，說巡守的只有一端，可見二者只是名目偶同，並不是一篇東西。俞樾說：

王制者，孔氏之遺書，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王者孰謂？謂素王也。孔子將作春秋，先脩王法，斟酌損益，具有規條。門弟子與聞緒論，私相纂輯而成此篇。

「王」是否指素王，實在不能斷言。王制是否由孔子「先脩王法」而定下來的，也難以說定。但說是所謂「七十子後學者」的儒家所記，而所記不定是某代的制度，乃是依據他們所見所聞，更加上主觀的「斟酌損益」而寫下來的。（換一句說，他們「託古改制」，給人家看王者的政制是這樣的。）這意思應該可信無疑。其他關於政治制度的文篇，也當作如是觀，看做屬於儒家的論述和主張。第五類是所謂「哲理談」。大概正心誠意的研究，目的在乎成就個完美

的人格，與禮的廣義相合；而且這些也是儒家言，所以禮記裏包含有「哲理談」一類。這一類可舉大學、中庸兩篇來代表。大學不知何人所作；中庸朱熹以爲子思作之，以授孟子，但也沒憑據。總之無非是戰國末儒者的記錄和撰作。胡適作中國哲學史大綱，說這兩篇的要點約有三端：第一是「方法」，第二是「個人之注重」，第三是「心理的研究」。方法明白，脩習和研究就都有條貫。注重個人，則把脩身作一切的根本，種種工夫都是爲的脩身，種種事爲都是脩身的效果。研究心理，則是從外面的禮樂儀節轉移到內面的心和意上去了，要研究個怎樣才能正心，怎樣才能誠意。這三個要點，實是儒家思想一大開拓，從實際的倫常主義開拓到心理的人生哲學。後來宋儒治學，覺得這兩篇最合脾胃，所以非常看重。程頤首先把牠們從禮記裏抽出來特別提倡，朱熹又把牠們同論語、孟子合起來，創爲「四子書」之說，於是大學、中庸成爲人人誦習的篇章了。現在試看宋儒討究論辨的語錄，「格物」同「尊德性」「道問學」等語常常是他們的題

材。因此，這兩篇在哲學史上極有價值。

我們現在所選的差不多都屬於第三四五類。我們以為要看第一二類關於儀文方面的記載和講義，就該同儀禮合起來看，所以少有采入。從第三四五類裏，可見儒家對於禮的各面相。禮記之所以為儒家言的要典，為後人應該讀的書籍，可以說因為含有尤其重要的這一部分——第三四五類。我們想到這是影響我們民族的實際生活的，是範鑄我們民族的思想精神的，不但在過去的時代，就是在現時，在將來，總脫不掉牠好或壞的關涉，該發生多少珍重的意思呵！

禮記既不出一手，各篇中又往往駁雜不倫，所以後人有分類改編的。鄭君門人孫炎有類鈔，唐魏徵因之而作類禮。唐元行沖傳：

開元中，魏光乘請用類禮列於經。命行沖與諸儒集義作疏，將立之學。乃采獲刊綴為五十篇。張說言「戴聖所錄，向已千載，與經並立，不可罷。」魏

孫炎始因舊書摭類相比，有如鈔掇，諸儒共非之。至徵更加整次，乃爲訓注，恐不可用。」帝然之，書留中不出。

於是就沒有流傳下來。元吳澄作禮記纂言，也是更易次序，以類相從的。大概要讀禮記，最好是採用這個方法。如其依着前面所分的略類，把同類的各篇并看，就有了個寬寬的範圍。再從裏頭提出細目來研究，如把說禮的意義的各條歸在一起，看究竟包含多少層次，把關於某項制度的各條歸在一起，看那些是實有的事實，那些是儒者「斟酌損益」過了的主張。這樣，自能得正確的了解。又如，其於古代的社會情況能夠認識得清楚，不帶尊崇或鄙薄的感情，於新生的社會學、民俗學等，又能夠有所了知，去讀禮記時，當能於從前人的許多疏解以外，得到新鮮的發見；因爲這一條路是新的，從前人不曾走過。

注釋禮記的書，鄭玄以後很多。自從唐孔穎達等的正義採取鄭注，於是鄭注盛行而他家的書漸漸散亡。宋衛湜采鄭注以下及宋人凡一百四十四家之

說，作集說一百六十卷。元陳澠也有集說，比較簡略。明初制定禮記用陳注，就成爲學者必讀的書。清杭世駿繼續衛書，作續禮記集說。陸元輔作陳氏集說補正，訂補陳澠的闕失。王夫之作禮記章句，朱彬作禮記訓纂，孫希旦作禮記集解，鄭元慶作禮記集說。其他就單篇下工夫的，也非常繁多。如欲求簡約扼要，以參閱鄭注孔疏爲是。關於通論禮記的著作，如其看皮錫瑞經學通論中關於禮記的各篇，也就可以在他的著作中，雖然今文家的色彩十分濃厚，但我們如記着這一點，不爲所蔽，則其中許多融通的解釋和敏銳的見解，可以給我們不少的啓發。